



千古帝王传奇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秦始皇



唐河◎著

覆手天下的酣畅淋漓——一个霸道男人的传奇
考古学家垂涎他的陵墓，影视导演关心他的生父，历史学家感慨他的气魄，道德学家痛恨他的专横，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心中惊奇于他的成就。有人说他霸气，有人说他残暴，也有人说他身上有每一个男人的梦想，他就是秦始皇。



从战国到一统天下



千古帝王传奇

唐河◎著

秦始皇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始皇/唐河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639 - 2418 - 9

I. ①秦… II. ①唐… III. ①秦始皇 (前 259 ~ 前 210) —人物传记
IV. ①K827 =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460 号

秦始皇

著 者: 唐 河

责任编辑: 齐 欣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政编码: 100124

电 话: 010 - 67391106 010 - 67392308 (传真)

电子信箱: bgdcbsfxb@163.net

承印单位: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3.25

字 数: 75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639 - 2418 - 9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社调换

楔子 壮士之血

长风骤起，萧萧飒飒。

易水河畔，流水击岸，发出一阵阵激荡澎湃的声音。波光粼粼，在一阵劲风的吹拂下又旋而打着转儿的在河面上旖旎开来。

荆轲手执酒杯，并不理会太子丹投射过来殷勤目光，而只是一个劲儿地望着悠悠易水出神。太子丹对荆轲的冷淡不以为意，只是冲着侍立于自己身后的随从悄悄摆了摆手，那随从连忙颠颠地跑到一辆车子跟前，伸手将一直低垂在车前的垂幔撩了起来。一名身着白衣的绝色少女手捧着一张古琴从车内走了出来。

“先生，丹知道先生素喜音律，所以特地寻得一名绝色艺伎奉琴于先生面前，还望先生点拨一下。”太子丹满脸笑容地对荆轲说道。

荆轲略微点了点头，仍然没有说一句话。

那名奉琴少女温顺地坐在侍者为其铺好的毡毯之上，将琴小心翼翼地放在膝上，素指轻弹，一阵悠扬舒缓的琴声随着她的手指在琴弦之上的拨动而在这略微有些冷峻的空气中荡漾开来。听到这婉转轻灵的琴声，荆轲那一直紧绷的脸色也开始略有了一些松动，目光直视着弹琴少女那双柔弱无骨，几乎毫无瑕疵可寻的玉手。

“先生，不知这琴声倒还中意否？”太子丹在荆轲身边轻声问道。

荆轲的目光执著而坚毅，从他的眼神中绝寻找不出一丝惊惶与鲁莽，而他也仿佛沉浸于琴声中似的，静立不动。听到太子丹的问询，他又沉默良久，这才轻轻地松了口气，嗓音低沉地说道：

“我倒觉得她的一双玉手似乎比这琴声更美妙呢！”

太子丹听后展颜一笑，转而又面色凝重地冲着旁边的侍从摆了摆手，而那名侍从便立即示意给一名全副武装的兵士，那名兵士随即面无表情地走到弹琴少女的身边，猛地抽出腰间的佩剑，厉喝一声，对准那少女依然抚琴不止的一双玉手砍去。只听一声惨叫，悠扬舒缓的琴声戛然而止，与此同时，那绝色少女的一双纤纤玉手也齐腕而断，坠落在琴旁。殷殷鲜血顺着手臂断开的伤处汨汨地流出来，少女已晕厥过去，不少随太子丹而来的文臣谋士不





禁为眼前的惨状所骇，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太子丹身边的侍从对此却毫不在意，疾步奔过去，将那两只刚才还在琴弦之上飞旋舞蹈的玉手拾起来，装在一个玉盘里，递给太子丹。太子丹接过那玉盘，双手端到荆轲的面前，讨好似的说道：

“先生喜欢美人玉手，丹便将这双手送给先生吧！”

“公子错会荆轲的意思了。我之所以喜欢那双手，是因为经由这双手就能产生让人心旷神怡、荡气回肠的音乐，但现在却因为公子的一念之差而导致身无玉手，而玉手又离其身，荆轲还要手有何用呢？”

荆轲的话虽然有些大不敬，但太子丹却丝毫不以为忤，而且还示意手下将那失去双手且晕厥过去的绝色少女抬下去，独独留下了那张琴。

澎湃的河水不停地拍击着沙岸，掠过水面而来的凉风掠过每一个在场的人的面孔。荆轲注视那张古琴，呆立片刻，忽然间大踏步地向那琴走去。

琴上的血迹殷红，让人触目惊心，就连一向见惯了血腥与争斗的荆轲也不由得有一些惊惧——或许，自己此行也会付出血的代价，但那并不是他最怕的，他最担心的还是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白白殒命。

“久闻先生最善鼓琴而歌，丹却从来没有这个耳福，不知今日先生可否让我等亲耳聆听一番呢？”

“太子取笑了，荆轲乃一介武夫，粗鲁而少礼，虽素喜音律，但却终难登大雅之堂，太子若实在想听，荆轲也就勉为其难了。”

说着，荆轲撩起衣服端坐于琴前，未动琴弦，眼前已浮现出自己以前所经历的种种不如意：儿时的坎坷生活，穷苦的际遇，自己心仪的女子终于弃自己而去，而自己的满腹才华却也始终得不到别人的赏识……这种种遭遇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孤僻和高傲。虽然在燕国他得到了太子丹的眷顾，无论他想要什么，身为燕国太子的丹都能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他终究是客居于燕国境内，无论他得到怎样的优待，那种远离故土和失去家国的凄楚都会时时使他陷入一种黯然神伤的情绪之中。对于施恩于自己的燕太子丹，他在长期的游侠生活中所养成的清傲孤僻的性格使得他不再过多地心存感激，而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荆轲双手抚琴，轻轻拨弄，流溢于琴弦间的声音早已不似刚才那娇羞美女所奏的莺歌燕语，而是代之以一种苍凉的肃杀之气，隐隐有奔雷之声。站在周围的太子丹等人顿觉一阵清冷之气扑面而来，有些不寒而栗。

他的那双手，早已经没有了细腻的光泽，因为长年累月地与刀剑为伍，掌间已磨出了老趼，使得他的手显出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苍老。这么多年





以来，不知有多少奸佞残暴之人亡命于他的剑下，他的这双手，他腰间的宝剑，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呼啸的秋风，易水河中的澎湃之声，和着荆轲那激越高昂、铿锵有力的琴声，使得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凄清的气氛之中，而弹琴的荆轲也似乎已经融入那琴声中了。

这时，一名随从悄悄地走到太子丹的身边，对着太子丹耳语了几句。太子丹微微点了点头，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宛如一尊塑像似的荆轲。

那名随从随即走到荆轲的身边，眼角中飞扬着一丝让人不易觉察的轻侮的神态。他附在荆轲的耳边低声说道：

“先生，时间不早了，您也该起程去咸阳了！”

荆轲没有理会那随从的话，琴声仍然铿锵有力地奏响着。

那随从颇有些难堪地望了望自己的主人，一见太子丹并没有什么反应，只得又悄无声息地退到了一边。

“太子殿下，若是荆先生畏首畏尾，视秦虏如虎狼，舞阳不才，愿意独自担当击杀嬴贼的重任！”秦舞阳一边极其傲慢地斜眼瞅着荆轲，一边对太子丹信誓旦旦地说道。实际上，在他的心中，他始终也没有对荆轲存有过敬意。以自己 13 岁即能杀人的勇气和胆识，他认为自己绝对有能力独自完成刺秦的重任，他不明白太子丹既然请自己来完成这一使命，却又为何对一脸落魄潦倒之相的荆轲礼遇有加，而且还让自己只作副手，俯首听命于荆轲。所以，当他看到荆轲一直静坐弹琴，丝毫没有动身的意思的时候，他便连忙不失时机地向太子丹表明自己的心迹。

太子丹听了秦舞阳的话之后心中不禁一阵狂喜，但转而又冷静下来——他知道，前往强大的秦国去刺杀其君王绝非易事，年少轻狂的秦舞阳恐怕根本无法独自完成，虽然他在 13 岁的时候就曾杀过人，但他却恰恰缺少荆轲所具备的那种沉稳和成熟，而这却也正好是一个莽夫和一名真正的刺客之间的区别，而且，这种缺陷也是致命的。所以，秦舞阳永远也不可能代替荆轲，这也就是太子丹为什么只让秦舞阳充当助手的原因。

眼见太子丹没有什么反应，秦舞阳以为他已经有些心动，连忙又添油加醋地瞅着荆轲恶声恶气地说道：

“殿下，有的人对强秦畏若虎狼，却还顶着个勇士之名，真是可笑！”

秦舞阳一心想表现自己，而且他又不服荆轲居于自己之上，说话的声音也就不知不觉大了起来。荆轲虽然已经沉浸于自己所奏的琴声之中，但秦舞阳毫无敬意的话还是隐隐约约地传入到他的耳朵里来。他平生最忌讳的事情





就是自己被人认为是胆小的懦夫，所以他才会屡次结了仇家，屡次与人争斗。但现在，一个少年人竟然对自己说三道四，他的心中不觉颇为恼怒，情绪失控，手上的力气也就用得大了。只听“铮”的一声响，五弦齐齐断绝而飞散于空中，摇曳如劲风狂舞，朔气漫天的琴声也就戛然而止，只剩呼啸的秋风和澎湃的河水。

众人听见琴声有异，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荆轲，只见荆轲的目光正直直地注视着秦舞阳，而秦舞阳也不甘示弱，同样做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也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宛如与秋风和流水化为一体的荆轲。他想以自己目光中的杀气去将荆轲压制住。但随即他便知道了自己的脆弱和无助。一股炽盛的肃杀之气从荆轲的眼光中透射出来，更为形象地说，那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剑气，令人心生恐惧、毛骨悚然的剑气，只有一流的剑客才能将这种剑气从眼神之中自由地挥洒出来。

秦舞阳退却了。他发觉自己根本无法与荆轲眼中的剑气对抗。他只能选择逃避。曾有那么一刻，他还意图抬起头再去面对荆轲的逼视，但这种努力转瞬之间便化为内心的虚弱了。他发觉荆轲的目光是无法与之直视的。

太子丹虽然早就把荆轲招募至自己的麾下，但却只是耳闻荆轲的侠名，还从来没有见过荆轲一展身手。虽然他也曾多方试探，但荆轲却总是深藏不露。今天，他总算是见识到了，虽然荆轲根本没有动手，甚至手中连一把剑都没有。太子丹也喜欢练剑，而且偶尔也以剑客自居，但当他看见了荆轲眼中所蕴涵着的剑气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所学的只不过是一些皮毛，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企及荆轲的高度。将如此炽盛而使人不敢直视的剑气内敛于无形境地，恐怕只有荆轲才能达到。但太子丹的心中却又随即有些恼火起来，虽然他也为荆轲具有这样超凡的技艺而备感欣幸，但荆轲的怠慢和冷漠却着实让他懊恼不已。若不是秦舞阳根本无法完成这项关系到燕国兴衰存亡的重大使命，他早就弃荆轲而不用了。

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肃杀剑气在荆轲的眼中只持续了一会儿，转而便消逝无踪，荆轲也立即恢复到那副落魄散漫，放荡不羁的老样子，全没有了刚才的霸气。秦舞阳这才觉得紧束在自己身上的枷锁释然开放了，抬头再看荆轲时，发觉荆轲正低着头，看着眼前琴弦俱已断绝的残琴喃喃道：

“可惜，可惜，糟蹋了一张好琴。”

太子丹再也无法等待下去了，他快步走到荆轲身边，话要出口，却又沉吟片刻，随后才试探性地说道：

“先生，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不是该动身前往咸阳了？”





“殿下是不是以为荆轲畏惧秦虜之强而不敢前往咸阳去刺杀那嬴贼了呢？”荆轲抚弄着断开的琴弦，非常随意地反问道。

太子丹一下子被对方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不禁有些感到面红耳赤，正琢磨着该如何应答荆轲的诘问，他身后那名刚吃了荆轲的闭门羹的随从却率先说话了，只听他说道：

“我们殿下也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惧怕前往咸阳刺杀嬴政那个贼人，可能您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准备好，所以才迟迟不肯动身，不过您说要樊将军的人头，樊将军便自献性命；您说要一柄利刃，太子殿下便千方百计地找来了鱼肠剑并且淬上剧毒；您说无礼晋献于嬴政，太子便将督亢地区的防卫图拿出来让您献给嬴政，真不知道您还缺点什么！”

那随从的话一字一句极其清晰地传入到荆轲的耳中来，荆轲并未心生怨气，而是直直地注视着太子丹，太子丹的目光却闪烁着不肯与荆轲相对，荆轲随即叹了一口气，意气萧索地向太子丹道：

“是不是太子殿下也认为荆轲是胆小怕事之人呢？”

太子丹根本没有勇气去回答荆轲的问题，而荆轲也便明白了太子丹的心中所想。念及于此，荆轲一下子站起身来，朗声对太子丹说道：

“不瞒太子殿下，荆轲之所以滞留于此地而不肯前往咸阳，只恐刺秦一事功亏一篑，所以才又邀请了一位擅长剑术的故交随我一同前往，相信他不日即能前来，谁知太子殿下竟然对荆轲心存猜疑，以为荆轲乃是一徒具虚名的怯懦之人，既然如此，荆轲只有只身前往了！”

说着，荆轲便转身大踏步地向易水岸边奔去。太子丹想要伸手阻拦，却又默默地目视他离去，而后点头叫过秦舞阳，低声对秦舞阳说道：

“到了咸阳之后，你一定要听命于荆轲，千万不能莽撞，不过如果万一他中途变卦，你也要能够便宜行事，我就在这里等候你们的好消息了！”

“请太子殿下放心，舞阳便是拼了这条性命也一定要取得嬴政贼子的项上人头！”秦舞阳毕恭毕敬地附和道。

“好，如果你们果真能手刃嬴政贼子，那么也可以替本太子一洗昔日于咸阳所忍受的屈辱了！”太子丹咬牙切齿地说道。话至于此，他便不由又想起当年在咸阳为质时自己所受到的百般屈辱，而将这些屈辱加于自己身上的恶人正是秦王嬴政，他恨不得亲手杀了嬴政。转而，他便臆想到在不久的某一天，自己所痛恨的嬴政将会惨叫着死于自己的计谋之下，一丝得意的冷笑在他的嘴角边浮现出来。

眨眼之间，秦舞阳也奔到了易水河岸边。易水河上泊着一只船，两名艄





公持棹而立。荆轲冷冷地瞅了一眼身后的秦舞阳，而后猛地一纵身，稳稳地站在了船头，秦舞阳见状也在岸边猛跑几步，而后“噌”的一下子向船头跳去。他的脚甫一踏落船头，船身忽然晃动了一下，立足未稳的他顿时在船头一个趔趄，眼见便要跌入清冷的河水之中。两名艄公发出一声惊呼，救助已然不及，却见荆轲漫不经心地抓住秦舞阳的前襟，稍一使劲，秦舞阳顿时便稳稳地站在了船头。

秦舞阳不觉脸色涨红，嗫嚅了半天才低声说道：“多谢！”

“前途多艰险，你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好。”说完，荆轲便一下子坐在船头，又如老僧入定一般，岿然不动。

艄公解开缆绳，正要开船，忽然一阵急促的叫喊声从远处传来。众人侧耳细听，却原来是呼唤荆轲的。刚刚端坐于船头的荆轲听到这呼唤之声，立即长身而起，只见一人从远处疾步奔跑过来。等到来人奔到近前，众人一看，却还有不少人认识他，来人正是燕国的击筑名家高渐离。

高渐离手中抱筑，气喘吁吁地跑到易水河边，并不先见礼于太子丹，而是深情地望着立于船头的荆轲，声音略微有点颤抖地说道：

“荆卿即将远行，为何不告诉我一声呢？”

看着与自己结交甚厚的高渐离，一贯特立独行、性格孤僻的荆轲此刻也是眼噙泪花，拱手向高渐离说道：

“荆轲此行凶险，成败存亡未敢预测，又怎敢令老哥哥替我担心呢？”

“吾闻义士行而断情，可是你总也应该让我再见你一面吧！”

说着，高渐离就要涉水上船，荆轲连忙阻止他，言辞恳切地说道：

“老哥哥，河水清凉，切莫伤了筋骨，老哥哥对我的厚爱，荆轲永世不忘，请老哥哥多多保重！”

说罢，荆轲转过头来，拭掉眼中的泪水，不再去看高渐离。高渐离静静地站在易水河边，任河水渐渐浸湿了他的鞋子。良久，他忽然叹了口气，又轻噫一声，从腰间取出击筑的竹尺，面对着悠悠易水，面对着孤舟背影，用微微颤抖的手击起筑来。筑声高亢而凄婉，和着秋风淡日与岸际的流水，让人不由得为之潸然泪下。

荆轲显然也为那筑声打动，慢慢地转过身来，虽然他的眼中已经没有泪水，但他那双发红的眼睛却证明他正沉浸于这种离愁别绪之中。他摘下腰间的宝剑，以剑鞘和着高渐离筑声的节拍，击打着船舷，而后引吭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罢，荆轲冲着高渐离拱手告别，而后仗剑立于船头，再也不说一句话。





艄公拿起置于船舷边的长篙，往水中轻轻一点，摆正了船身，而后轻摇双棹，船便载着四个人逐流而去。

高渐离按捺不住心头的哀伤，一边呼喊，一边在岸边跌跌撞撞地随着船行的方向向前猛追，那筑音也变得支离破碎，再也不成调了。

船行甚快。不久，高渐离便再也追不上了，他无可奈何地眼看着那只船慢慢消失于秋风荡起的氤氲水汽之中，而后颓然跪于岸边，嘴里顾自喃喃道：

“荆卿保重，荆卿保重……”

荆轲走了，谁还能和他畅快地击筑而歌，谁还能听出他筑声中的喜怒哀乐呢？

船头的荆轲看着岸边高渐离的身影，泪水禁不住打湿了前襟。前途漫漫，即使有再多的艰险，有这样的知音，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何况，为了挽救无数的燕国民众，使他们免受暴虐的强秦的蹂躏和欺压，他早已打定了前往咸阳的决心。

几日之后，荆轲和秦舞阳随船走到了易水尽头，二人拿着装有樊於期人头的匣子和督亢地区的防卫图，辞别了二位艄公，赶往咸阳。

又过了数日，二人终于到达了咸阳。经过嬴秦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咸阳的繁华程度早已非其余六国的都城所能比拟。虽然这么多年以来，秦国屡次对外用兵，但咸阳街头却看不到一丝战火纷争的痕迹。行人熙来攘往，而且都是一脸喜色。秦舞阳不住地为眼前的盛景而欣美称赞，脑袋摇得仿佛拨浪鼓一般，两只眼睛根本就不够使唤了。面色依旧冷峻如昔的荆轲一边对秦舞阳的轻狂浮躁感到大失所望，一边也在心中对咸阳的繁华富足以及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而感到惊讶和失意——虽然他以前曾来过咸阳，但那时的咸阳绝对没有今日如此繁华，相比于荒凉凄清的燕国的蓟城，也许只能用天堂来形容咸阳的盛景。燕国以及其他的所有诸侯国都已被秦国的远见卓识和锐意进取给远远地甩在后边了。而更为可笑的却是燕国境内还有许多王公大臣自以为燕国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比秦国逊色。想到这里，一种极其失望痛苦且凄凉的情绪强烈的将荆轲包围起来。难道六国真的要尽为秦虏所灭吗？难道这真的是无法改变的运数吗？

“哎哟，小伙子，你想撞死依家啊？”一阵浮浪但却娇巧的女子的声音在荆轲的耳边响了起来。

荆轲回头一望，看见一名打扮得颇为妖艳的女子正紧紧地拉着秦舞阳的袖子，丰满的胸部已经几乎腻在了秦舞阳的身上，而秦舞阳则仿佛被苍蝇叮着一一般来回地躲避着，而且不住地以一种求助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望着荆轲。





对他而言，这种情况显然是他无法应付的。

荆轲见状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面色一凛，走到那名正与秦舞阳纠缠不清的妇人面前。那名妇人骤见一脸色冷峻的男子站在自己面前，不禁被吓了一跳，抓住秦舞阳袖子的手也松开了。等到看清自己眼前是一名虽略显苍老，但却更具成熟魅力的男人的时候，那种轻浮的媚笑又顿时在她的脸上堆积起来，而她那轻薄的目光也悉数投注在荆轲身上。

“敢问大姐，不知我兄弟什么地方开罪大姐啦？”

“什么大姐不大姐的，我真的有那么老吗？告诉你吧，你这兄弟走路好生鲁莽，只知横冲直撞，撞得依家现在还隐隐作痛呢！”

说着，那女子凑在荆轲面前，极其夸张且卖弄地揉着自己的胸部，荆轲非常腻烦地扭转过头，冲着秦舞阳说道：

“兄弟，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说着，荆轲拉着秦舞阳转身继续向前走去。那卖弄风骚的风情女子满以为荆轲会为自己的投怀送抱而心动，谁知却吃了一个闭门羹，顿时恼羞成怒，气鼓鼓地猛然上前蹿了几步，猛地从后面抓住荆轲的衣服，嘴里大声叫道：

“哼，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巴佬，实话告诉你们，咸阳城这么大，可还没有人胆敢不买老娘的账，今天你们要是不给老娘我搁下一句痛快话，你们两个就甭想走！”

荆轲一见她这种泼妇一般的行径，也不打算再与她争论，而是悄悄地将挟在腋下装有樊於期的人头的匣子打开，而后猛地转过身来，将盒内樊於期的人头展示于那名依旧喋喋不休的妇人面前。虽然樊於期的人头已经在匣内放置了多日，但由于匣内有石灰等物，所以那人头并未有太大的改变。那妇人正美美地幻想着能以自己的淫威将荆轲拉入到自己的温柔乡中，却不料一个活生生的人头陡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直吓得她三魂皆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人虽然没有看见荆轲匣中的人头，但却看见了那女人的一副落魄模样，都不禁哄堂大笑，而荆轲则趁乱收起匣子，拉着秦舞阳走开了。

又走了很长一段距离，秦舞阳踌躇了半天才问荆轲道：

“荆先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住店。”

“噢，我们不是来刺杀秦始皇的吗？为何不趁热打铁，还要去住店啊？”

秦舞阳大惑不解地问道。

荆轲听了秦舞阳的话之后不禁心中一凛，连忙向四周看了看，所幸四周





无人，但他对秦舞阳的鲁莽和蠢笨仍恨恨不已。沉吟了一会儿，他才冷冷地答道：

“反正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也不急在这一时，何况我们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也该好好地休养一下了。”

说话间，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客栈门前，店旗前挑，名为“悦来”，店小二正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前招呼着过往的行人。一见二人风尘仆仆的样子，小二立刻迎过来，点头哈腰，极其殷勤地探问道：

“二位客官要住店吗？”

荆轲往店堂内瞅了瞅，而后才点点头，小二连忙将两个人让进店中，荆轲让小二准备两间上房，秦舞阳则觉得两间有些奢侈，但荆轲却说不善与人同睡一屋。最终，他们还是要了两间屋。

安顿下来之后，二人先是洗了个热水澡，吃完饭后，荆轲将店小二叫进来，先是和店小二耳语几句，而后塞给他一把钱。那小二会意地点点头，笑眯眯地转身而去。荆轲则转过头来对秦舞阳说道：

“好了，你先去你的房间吧，我觉得有点儿累了，想先休息一会儿，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们就进咸阳宫去，事情成败与否就看明日一举了。”

秦舞阳答应着站起身来，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在他的想象中，刺杀嬴政的行动并不比他13岁时杀人更艰难。他在燕国已经很有名了，现在他就想让世人人都知道秦舞阳的威名，而这种愿望的实现就在明日了。他稳了稳有些激动难平的心绪，这才开门而去。明天，自己一定要抢在荆轲的前面完成杀死嬴政的任务。他在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荆轲看着秦舞阳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一种孤独感和疲倦感猛然袭来。他四肢齐伸地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酒客们时断时续的喧嚣之声，白日里见到的咸阳城内的繁华又一次隐约浮现在他的眼前，更进而刺痛了他的心——以现在的状况而言，六国势衰且互相争斗，秦国独强且又势如虎狼，即便是杀了一个嬴政又能怎么样？谁能保证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秦王嬴政呢？他几乎无法再想下去，不过既然来到了咸阳，他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既定路线走下去。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细碎且轻微的脚步声。荆轲睁开略有些蒙眬的眼睛，只见一名艳装女子出现在门口。四目相对，二人不约而同的叫出声来——原来站在门口的女人正是白天里对荆轲和秦舞阳纠缠不清的那名妖艳的女人。

不过那女人的惊讶只持续了一瞬，转眼之间，她的脸上便又堆满了让人





见后便不由得心旌摇荡、想入非非的笑容。毕竟，她的职业就是以笑来俘获男人的心。

她轻摇柳腰，一下子跨过门槛，慢慢地走到荆轲的身边，一边媚笑着，一边轻启朱唇，略带嘲讽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呢，哼，天下的男人都是一般模样，何必摆出一副臭模样啊！说吧，你把老娘找来有什么事吗？”

“你叫什么名字？”荆轲双眼炯炯地注视着对方，依旧异常冷淡地问道。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哈哈，真是笑话，哈哈，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用意啊？”她一边说着，脸颊之上竟然渐渐浮现出一丝嫣红，继而踌躇起来，但最终还是颇为忸怩地说道：

“我叫翠衣，你叫什么？”

“乡野村夫，无名无姓，不说也罢。好了，我们开始吧！”荆轲从床上一长身形，声音依旧冷峻如昔。

“开始什么呀？”翠衣迷惑不解地问道。

“店小二召你来是做什么的啊？”

“店小二……啊，你这个人可真坏啊！”翠衣略带娇羞地说着，人却已经软软地靠在了荆轲的怀里。虽然她风流成性，也曾经无数次和贪淫好色的男人们共度枕席之欢，而且她也自认为已经没有了男欢女爱的兴趣和欲望，她觉得男人们想得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发泄的快感。但是，当她面对虽然落魄但却冷峻伟岸的荆轲的时候，她的心又莫名其妙地躁动起来，她仿佛觉得自己又恢复到了小女子的神态。虽然她在心中暗暗骂着自己的没出息，但她已经无法抗拒向荆轲接近的欲念。

荆轲一把将翠衣抱起来，而翠衣也嘤咛一声，深深地埋首于荆轲宽阔的胸怀之中。

荆轲抱着软得如同一团香泥般的翠衣向床边走去，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嗅到了从翠衣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女人特有的香味。他的身体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那双因握剑而有力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红罗帐解，春光乍现。

两个人极其迅速而惬意地结合在一起了……

良久，当久已疏于床第温柔之欢的荆轲终于喘着粗气从翠衣的身上滚下来的时候，翠衣的双颊也因为兴奋而变得嫣红可爱，娇艳欲滴。而在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前，她还曾为自己受到荆轲的拒绝而懊恼不已。她温顺地蜷伏于荆轲的怀中，乖巧而且柔软。她正亲密地感受着荆轲的温柔。





“欸，我把什么都给你了，现在你总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吧！”翠衣附在荆轲的耳朵边，轻微且温柔地问道。

“荆轲。”荆轲眼瞅着头顶的板壁，冷冷地答道。

“你是哪里的人，听你的口音可不像是秦国人啊？”

“我本来就不是秦国人，我是卫国人。”

“啊！真的？”翠衣的脸上顿时绽放出兴奋的微笑，一丝兴奋的光彩从她的眼角眉梢飞扬出来，“真是太巧了，我告诉你吧，我的祖上也是卫国人呢，可惜我们的祖国早就亡逝了。”

她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起来。但是，随即她便又兴奋起来，仿佛卫国的灭亡距离她实在太远了，而她最想抓住的却是眼前能让她为之心动的荆轲。

“欸，你和那个小家伙来咸阳干什么啊？你们怎么还带着个人头啊？”她侧卧着，半压在荆轲的身上，眼巴巴地瞅着荆轲问道。

“有些事情你知道了反而对你没什么好处，你又何必问这么多呢？”荆轲一边冷冷地说着，一边慢慢地将翠衣推在一边。

荆轲的冷淡明显地惹恼了翠衣，她气鼓鼓地躺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而且干脆连被子也不盖，就赤裸地躺着。但刚过了一会儿，她便又偷偷一笑，又以手扳住荆轲的肩膀，轻轻地将尖尖的下巴放在荆轲的胸膛之上。刚想开口说话，却见荆轲已经双目紧闭，再一细听，荆轲那里已经发出了均匀平稳且酣畅的呼吸声，他已经睡着了。翠衣一下子被气得脸色发白，撇着嘴躺倒在床上，而且还故意地来回扭着，弄得床板吱吱作响，但枕边之人却依旧鼾声如潮，没有受到她的丝毫影响。听着耳边肆无忌惮的平稳的鼾声，她顾自撇着嘴，极其懊恼地嘟囔着，眼瞅着黝黑的屋顶，辗转难眠。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也许在百里或千里外还有战火的喧嚣和尔虞我诈的争夺，但现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夜色的宁静之中，享受着夜幕安抚的温柔。幽深的巷子中清脆的打更声悄悄地击碎着夜的安谧，将这种平静带入到一种神秘而且清幽的境地之中。

一夜无事。

清晨时分，荆轲自然地醒来了。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既不晚睡，也绝对不会迟起。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剑手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神经。

他没有理会已经沉沉睡去的翠衣。虽然他曾有过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想要去为翠衣用被子遮住她露在外边的圆滑白皙且美丽的肩膀，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迅速地穿好衣服，从床底下拿出装有樊於期的人头的匣





子，开门而去。

他站在秦舞阳的房间门前拍了好几下门，秦舞阳才衣衫不整而且睡眠惺忪地开了门，一见是荆轲，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道：

“荆大哥，这么早叫我有事吗？”

“我们该起程了。”荆轲目光炯炯地看着秦舞阳。秦舞阳眼光无神，面露虚黄之色，分明是昨晚没有睡好。

“启程？去干什么呀？”秦舞阳一脸的茫然。

“难道你忘了我们此行要完成的任务了吗？”

“啊，啊，难道我们非得走这么早吗？……好，好，你稍等一下，我去里面穿上衣服就走。”

说着，他转身进屋去了。随即，荆轲便听见屋中传来一阵阵女人高声的呼喊。不知为什么，当荆轲仗剑站立于门外，听着屋内的呼喊声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此行他注定就要失败。虽然自己剑术出众，虽然自己一心要报答太子丹的厚爱并决心救民众脱于秦虏的铁蹄践踏之下，但天时地势的捉弄也许终会使自己只能饮恨。但是，除了一直向前，自己又能有什么路可走呢？

正当他沉迷于一种失望且迷惘的情绪之中的时候，门“吱呀”一声又开了，秦舞阳穿好衣服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冲着荆轲点了点头。荆轲冷眼瞅了瞅他，开口问道：“督亢图呢？”

“噢，我忘在床上了！”说完，秦舞阳又赶紧折回身去取督亢防卫图。

当二人走出客店的时候，时已日上三竿，街上也已是人流如潮了。两个人随便找个地方吃过了早饭，而后径直往咸阳市而去。秦舞阳踌躇半天，这才追上走在前面的荆轲，涨红着脸说道：“大哥，小弟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呢，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一回就是死在这里我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看着秦舞阳那一脸浅薄轻浮的样子，荆轲淡淡地点了点头，脚下丝毫未停，继续向前走。

不多时，二人来到咸阳市外，门口守卫的兵士查看了荆轲所携带的公文之后，知道是燕使携樊於期人头和督亢防卫图前来，也不敢怠慢，连忙向里通报。秦王嬴政得知自己所需的东西俱已到达咸阳，还以为自己武力威慑发生了作用，连忙让荆、秦二人进宫，而他这边也开始着手准备。

守候于宫门外的荆轲和秦舞阳得到进宫的许可之后同整衣冠，而后荆轲手握匣子在前，秦舞阳手捧地图在后，二人一同进入宫中。





荆轲抬眼望去，满目尽是台宇楼阁，雕檐画壁，青石砌就的长长的甬道平整如畴，高大巍峨的宫殿也在日光与蓝天的辉映下显现出一派王家气象。虽然有秋风的惨淡，但一种上升的气派都在潜滋暗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六国在接连不断的内耗中变得脆弱，而秦国却变得日趋强大的原因吧？荆轲无法作答，他也无须作答。毕竟，他只是一个武士。

此刻，前往大殿的甬道两旁已经列满了手持戈矛，盔明甲亮的兵士。当荆、秦二人穿行于兵士的行列之中的时候，兵士们齐声呐喊起来，那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一波一波地在宫廷之中回荡着。

荆轲面无惧色，他早已无畏于生死，区区叫喊又能对他有什么影响呢？然而，走在他身后的秦舞阳却开始为眼前的气势所惊吓，顿时没有了易水河边舍我其谁的嚣张，腿脚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临近殿门，荆轲被兵士除去了长剑，又被搜了身。任何一个接近嬴政的人都要经历这种事情，因为嬴政总怕自己遭人刺杀。不过，荆轲的长剑其实只是个幌子，他就是要让对方将自己的长剑收去。他的利器是那柄藏匿于督亢防卫图内的匕首，一把淬了剧毒且削铁如泥的匕首。幸好，守门的兵士并没有发现那柄匕首。

二人被殿头官引领进入正殿之中。此时，嬴政已经率领文武百官在殿内等候，他要亲眼看到樊於期——令自己咬牙切齿的敌人的头颅，为此，他已经等待了许多个日日夜夜了，今天他终于能够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欢庆自己的胜利了。而且，他更要让这两个远来者深切地体会到王者的威严——因为他的目标在于整个天下，而非西秦之一隅，否则，他也不会煞费苦心让那些宫中护卫们一展雄姿了。

当嬴政坐在高高的王座之上看到荆、秦二人驯顺地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的时候，他的欲望之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要的就是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他要作天下人的君王。

荆轲捧着那只装有樊於期人头的匣子，微微低着头，这么多年来，他早就学会隐忍蓄势，他也不想让嬴政从自己的眼光里看到任何不利于他的征兆——他已经学会了很好地掩藏自己的心中所想。他一块块地数着脚下铺地的青石，他也知道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着嬴政——那个令无数百姓背井离乡、咬牙切齿且贪婪残暴的君王。秦舞阳乖乖地跟在荆轲的后面，昔日的那个街头霸王如今却似变成一个过街老鼠了。如果说刚才那些军兵的呼喊令他胆战心惊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完全被嬴政君臣的气势和威严给震慑住了。他早已经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了，他也完全忘记了易水河边自己还曾经信誓





旦旦，意气风发地要取代荆轲西行刺秦。

荆轲正往前走着，忽然听见自己的身后传来“啪嗒”一声响。他不动声色地慢慢转过头去，发现秦舞阳面色苍白，正手足无措地盯着自己，而那幅藏有匕首的督亢地区的防卫图则已经从他的手中滑下来，滚落在一边。荆轲在心中暗暗地骂了一声，弯腰将地图捡起来，揣在自己怀里，瞪了秦舞阳一眼，又转身继续向前走去，而秦舞阳则神情木然地跟在他的后面。

转眼之间，他们两个人已经走到了大殿的尽头，王座上的嬴政就在那层层台阶之上。荆轲将匣子放在一边，躬身施礼道：

“燕国使者荆轲、秦舞阳拜见大王，祝大王福寿绵长，永保平安。”

正在施礼的荆轲等待着嬴政开口说话，然而他身后的秦舞阳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角余光之中。只见秦舞阳慢慢地、脸色苍白地瘫倒在嬴政的面前。这个长得人高马大，曾经自诩为超一流勇士与剑客的秦舞阳活生生被秦朝王廷的气势和威严给吓倒了。荆轲恨恨地叫了一声，心中在飞快地盘算着该如何应付眼前的突变。

“他怎么了？”端坐于王座之上的嬴政疑云顿起，厉声喝问道。

“请大王恕罪，此人乃一乡野村夫，鄙陋无知，今日乍见大王，竟为大王神威所吓，所以才委顿于地上，还请大王不要见笑。”

嬴政得意地点点头。很显然，他对荆轲的这种回答非常满意，因为他就是要让自己的威风器行天下。

“本王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启禀大王，您所要的东西我们都已带来了，燕王闻听大王索要樊於期的人头，立即命人杀了樊於期且取其项上人头，随即便命令小人携人头及督亢地区防卫图前来谒见大王，以应大王之愿。”荆轲一手持匣，一手持图，恭恭敬敬地说道。

“好，太好了，赶紧把樊於期的人头给本王拿过来！”嬴政急不可待地大声叫道。

殿下侍立的宦官连忙从荆轲手中接过那个匣子，疾步送到嬴政那里。嬴政打开盖子，却正好碰上樊於期那犹未瞑目的怒视，吓得他心中陡然一惊，差一点儿失手将匣子扔出去。但随即他便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拿的只不过是一个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头颅，刚才的惊悸这才散去，却又立即无名火起，狠狠地将装有人头的匣子掼在地上。伴随着一声爆响，阶下的文武群臣都吓了一跳，而樊於期的人头也骨碌碌地从里面滚了出来，却又恰好滚到了嬴政的脚边。嬴政手指樊於期的人头，气急败坏地叫嚣道：

